



是什么让她对她如此迷恋？又是什么让她对他如此深情？  
外人永远猜不透，连她自己也迷惑不解……

# 柏拉图 是个女孩

刘丽丽 著

高考作文状元**刘丽丽**才情迸发之作  
**聚焦90后另类情爱**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柏拉图 是个女孩

刘丽丽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是个女孩 / 刘丽丽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2-08069-0

I. ①柏…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8603号

责任编辑: 李锦雯 高 照

特约编辑: 杨 昱 高 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        |                        |
|--------|------------------------|
| 书 名    | 柏拉图是个女孩                |
| 作 者    | 刘丽丽 著                  |
|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br>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www.ynpph.com.cn       |
| E-mail | rmszbs@public.km.yn.cn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9                      |
| 字 数    | 234千                   |
| 版 次    |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印 刷    |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
| 书 号    | ISBN 978-7-222-08069-0 |
| 定 价    | 25.00元                 |

一本献给某个人而不献给所有人的书

## 自序

文字是绝美的，在它未出生之时。当它流诸笔尖，它的绝美就葬送了生命。映入你眼帘的文字，是绝美流失过后的美，是一种缺憾的美。绝美是一种大美，而大美无言。用文字言语出来的美，就再也不是大美。作为绝美的扼杀者而又作为缺憾美的创造者的写作者，只能尽其所能将绝美的流失程度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内。我们醉心于生命中稍纵即逝的美，但把生命中稍纵即逝的美转化为永恒的文字的美则更加令我们心醉。生命是短暂的，美是稀少的，生命的美更是短暂稀少的。如何让生命的美不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不随着生命一起陨落，则成了我们对生命的美的追求的全部追问。相机可以记录生命的美，但相片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让生命的美渐渐褪色，无论你花费怎样的工夫去尽心尽力地保管。好在，我们还有文字。文字不但可以记录生命的美，而且还可以将生命的美写得源远流长。即便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终止了，但我们的生命的美，却不会因为生命的终止而终了。因为，我们生命的美的最终载体，不是我们自身，而是我们的文字。我们自身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文字的生命是永恒的。因此文字不死，生命之美不灭。

我倾心于文字，正如同人们倾心于自己的生命。生命与文字孰轻孰重，于我而言，生命是举重若轻，而文字是举足轻重的。倘若没有生命，就肯定不会存在文字。若没有文字，生命依然可以存在。文字的存在依赖生命的存在，但生命的存在却不依赖文字的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毋庸置疑都是如此。但对于那些把文字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生命来说，文字则是与生命休戚相关、血脉相连的。文字止则生命止，生命止则文字止。生命是一种目的，目的在于文字。他们让生命得以延续的唯一目的就在于用文字来书写生命。究其他他们自身的生命而言，也许并不珍贵。但究其他他们用文字书写的生命来说，也许弥足珍贵。这好比一个淡泊名利之人，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但他却把全部的自己寄居于书海之中，寄情于文字之里。他的一生，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大红大紫，有的只是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但他所书写的文字，文字所书写的生命，却个个惊心动魄，超凡脱俗。论其自身的生命，只是众多安身立命、安贫乐道之人中的寻常一个。但观其书写的生命，却是极少数震撼人心、意义深远的文学人物中的不寻常一个。

谈个人的生命，这真是莫大的谎言。个人的生命，从来就不属于个人。人，生来就不是一个人。当你呱呱坠地的时候，呱呱坠地的可能只有你一个。我的意思是，你一生下来就有母亲，就有父亲，就有母亲的母亲，就有父亲的父亲……话已至此，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你生来就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孤零零的一个人吗？人生来就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联系着众多个人的个体。因而，个人总不能成为其自己，这是生而为人的悲哀，也是生而为人的幸运。说是幸运，是人并不似一株无根的野草，没有归属没有依附的孤独存在；说是不幸，是人并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那片给予他生长环境的土壤。这是先天的束缚，也是后天摆脱不了的束缚，除非你可以超越道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悲的是，当个人把对自我的极端追求凌驾于基准道德之上

的时候，最终获得的个人自由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已经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

我只是在试图阐释这样一个道理：人从来就不属于他自己，自始至终。当个人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的时候，这个世上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地属于个人呢？买来的东西，可以属于自己，但不过是身外之物。卖出去的东西，就此与自己分离，再无瓜葛。唯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属于自己。爱音乐的人，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爱绘画的人，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画作；爱设计的人，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爱写作的人，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文字……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个人来说，一定是至高无上的。但对于他人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创作并不是为他人创作，而是为自己创作。也有甚者，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但总而言之，创作是一个独立事件，与他人无关。创作可以让个人的身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让思维得到最活跃的训练，让情感得到最畅快的抒发。

一个倾心于自己作品的人，时常会有一种敝帚自珍的感觉，因为只有自己，才能看到自己作品里常人所不能看到的美。所谓孤芳自赏，大体就是这个情形。我们渴望别人能够懂得我们作品里所蕴涵的美，可有欣赏能力的人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我们并不感伤，充其量不过是有些许遗憾罢了，我们只是为没有更多的人能触及并体验我们言说的美而稍感遗憾。好在这无关紧要，也无伤大雅。美，存在就是存在，它无须依赖人的认可而存在。当你创作出美来，只要是美，就是美的独立存在了，与世俗的肯定或者否定没有干系。美，它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不会因为世俗的肯定而增添一分，也不会因为世俗的否定而减损一毫。我们陷入自己美的文字创造中无法自拔，也不想自拔。写作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也注定是孤独的。尤其是自己创作出来的美，不为世俗所理解的时候，这种孤独就更加深了几分。其实当我们只专注于我们的文字的时候，当我们的眼里除了文字而别无他物的时

候，我们就不会孤独，也不知何谓孤独，更不会为孤独所苦。只是当我们拿着自己所创作的文字向现实世界去寻求理解的时候，孤独才产生了。

我们这些写作者，也不过都是些俗人耳，不能幸免地成为芸芸俗人当中的一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只是俗得并不那么彻底罢了。虽身处俗世，但仍对脱俗念念不忘，尝试着用文字来褪去尘世的烟火，褪去尘世的气息，褪去尘世的污浊。我很骄傲，因为我是一个写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很悲伤，因为我只是一个蹩脚的写作者。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俗人，写的虽是俗世，却不沾染俗气，尽管我的文字读来不免令人觉得有些俗气甚至有些稚气。但我不能因为别人读来觉得俗气稚气，就放弃了我赖以生存的东西。只要我认为自己还有那么一点思想，还有那么一点情感，还有那么一点欲望，我就不会搁笔。人活着是需要理由的，否则很难给第二天早上醒来的自己找一个睁开眼睛的理由。我活着只有一理由，但就是那样一个理由，就足够让我坚持活下去走完这痛苦的一生。那就是写作，写我的爱，写我的恨，写我的思想，写我的幻想，写我想写的一切。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对文字的追求。我的生命与文字同在，而我的文字却可以超越生命而独立存在。这是我生前最大的欣慰，也是我死后最大的安慰。最后，我祈求我的读者们，爱文字吧，就像爱你们的生命一样去爱它。生命随时会背叛你们，但文字永远都不会背叛你们，尽管文字随时都存在被你们抛弃的危险。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还在现实世界苦苦寻求灵魂伴侣，那不妨就此打住，移情别恋于文字吧！文字不会开口说话，但它远比开口说话表达得更多。文字不会给你言语的安慰和肢体的宽慰，但它会给你最孤苦最饥渴的灵魂以最大的满足。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言语来表达我对文字的热爱，更不知道用怎样的言语才能让你像我一样去爱上文字，我只是热切地希望，每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精神慰藉的人，找不到情感寄托的人，不要再在尘世中苦心

寻觅，也不要再在尘世中忧伤彷徨。来吧，朋友，不要行囊，不要钱币，不要任何的身外之物，只要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带着一双渴求的眼睛，到文字的世界里来吧。到文字的世界里来，来释放我们被压抑的情感，来解救我们孤苦的灵魂，来让我们痛苦不堪的生命重获新生！

# 目 录

---

## CONTENTS

### 001 自 序

001 第一章 他者

038 第二章 情蛊

080 第三章 维系

123 第四章 魔鬼

162 第五章 迷途

201 第六章 沦陷

242 第七章 梦醒



明晃晃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脸。

我只能说是一张脸，而不能明说是一张怎样的脸。你不能说它是一张女孩的脸，尽管它真的是一张女孩的脸，但它呈现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张女孩的脸。你不能说它是一张女人的脸，尽管它真不是一张女人的脸，但它呈现的一部分真是一张女人的脸。你不知道是该说明晃晃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女孩的脸，还是该说明晃晃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女人的脸，于是，你只能说明晃晃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脸。

一张脸，不是女孩的脸，不是女人的脸，只是女的的脸。

镜子里的脸有着女孩一样白皙嫩滑的肤质，光洁饱满的额头，却没有女孩一样柔和舒展的眉眼、鲜活欢快的嘴角。有的只是女人一样深邃黯淡的眼睛、古板严肃的神情。脸上的线条紧绷而又坚毅，像极了一个神经衰弱的女人，既看不出一丝朝气蓬勃的女孩的青春痕迹，也嗅不出一丝甜蜜而又美好的少女的芬芳。你看到的只是女人淡漠而又冰冷的态度，抑郁而又焦虑的状态，嗅到的只是女人身上活泼欢快荡然无存的少女气息。

镜子里的脸在无声地说着：“我年轻却又老得可怜。”

镜子里的脸的主人喃喃地说道：“我，从未年轻过，却已经老了。”

镜子里的脸在女孩与女人之间苦苦存活着，在年轻与年老之间苦苦存活着，在生与死之间苦苦存活着……

镜子里的脸的主人是**我**。

我泪眼婆娑地望着镜子里的脸，颤抖的手指抚摸着镜子里的脸，乌紫的嘴唇轻吻着镜子里的脸。

爱到爱的尽头，才发现，值得被爱的只有自己。只是，当我走到爱的尽头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我的眼泪流得愈发生猛了，我的手指抚摸得愈发轻柔了，我的嘴唇吻得愈发用力了。

我在说着苍老而又苍凉的言语，一如我苍老而又苍凉的心。我不知为何自己变得苍老而又苍凉是如此之早，更不知为何我的苍老而又苍凉至如此地步。

虽然我只有十八岁，但已经老得如八十岁一般。当你看到我独居一隅，用鄙夷的眼神打量着周遭，嘴角扯起一丝诡异的微笑，鼻孔发出一声不屑的轻哼。看着我苍凉的姿势，你就知道我已经苍老得不可救药了。

你看着我慢慢地阖上了眼帘，很久很久都没有睁开。你会猜兴许是我太过苍老，需要闭目养神。但你一定猜不到我只是找不到一个睁开眼睛的理由。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看到一个干净的世界。

那是一个怎样干净的世界啊！天空万里无云，大地一望无际；山峰重峦叠嶂，山谷流水淙淙，山间鸟鸣谷应；水边百草丰茂，白帆片片，洪波涌起。人们依山傍水而居，民风淳朴，古道热肠。白天，劳作有序；入夜，万籁俱寂。人们以茶会友，以诚待客。琴棋书画，样样切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天空中没有飞机的阵阵轰鸣，没有工厂的黑烟缭绕；大地上没有鳞次栉比的万丈高楼，没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社会上没有太平粉饰下的明争暗斗，没有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没有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没有劳苦大

众的愚昧无知……

那样的欢乐曾经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但好景不长，我就连享受那片刻的欢愉的机会都不复拥有。那样的欢乐再也没有在我的梦境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令人战栗的痛苦。我白日意识里的清醒的痛苦并没有因为夜晚迷糊梦境的到来而暂时消停，而恰恰相反，我夜晚朦胧梦境却是白日意识痛苦的延续。每每醒来，我分不清我是在梦里，还是只是在过生活。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了，我的梦境好似就是现实，而现实就好像是在做梦一般。现实是痛苦的，梦境里出现的也依旧是现实中的那些痛苦。

我痛苦的不单单是我个人的痛苦，我还在为他人而痛苦，为这个社会而痛苦。我个人的痛苦与这个世界的普遍幸福比起来微不足道，更无关紧要。但这个世界的普遍幸福却构成了我为他人、为社会而痛苦的全部内容。当人们把对物质欲望得到之后的满足感，对低级趣味消费得到之后的快感，统统当做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幸福感的时候，当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享受着低俗愚昧的主流文化，奉行着娱乐至死的主流精神，本着自私冷漠的主流人格而倍感幸福的时候，我无法使自己不沉浸在他人社会的幸福而痛苦的痛苦中。

我痛苦地溺死在他人的幸福里，也痛苦地溺死在自己的痛苦里。是的，我不但老了，而且死了。起码，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已经的确确死了，正如我那已经不可避免地老去的一部分一样。

来源于我个人痛苦的全部，几乎就是我在尘世间寻觅不到一个可以感知到我痛苦的人，或是一个与我痛苦着同样内容的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寻寻觅觅，却依旧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旷日持久的状态让我愈发强烈地感到我就像是一个孤魂野鬼，在这广袤而又贫瘠的大地上飘荡，漫无方向地飘，漫无目的地荡，不知所往也不知何为；我又像是一个在偌大广场上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起来的一个塑料袋，在空中漫天飞舞，不知道风会把我带到哪个地方，也不知道何处才是我的归程。我就是这么没有丝毫依附感，没有丝毫归属感的独立存在。

只是我的内心还是有期待的，期待着一个伴随着我的心脏我的灵魂一起跳动的期待——有朝一日，我可以遇见你。

遇见你，一个怎样的你？遇见你之前，我不知道，遇见你之后，我依旧不知道。我从不知道，也从不想知道。遇见你，我只知道我爱你，不管你是怎样的；遇见你，我只知道我爱你，但与你无关；遇见你，我只知道我爱的并不是你，我爱的只是你给我的那些感觉。

那是一年冬日的一个寻常夜晚，与往常相比，并未有什么明显不同。天还是一样的黑，黑的时间还是一样的早；天也是一样的冷，冷的时间也还是一样的长。人还是一样地怕黑，黑得哪里都不想去；人也是一样地怕冷，冷得什么都不想干。

夜晚，还是那个寻常的夜晚。只是置身于寻常夜晚的我，有些不同寻常罢了。我突然对在每天晚上早早地寂寞地睡去，然后在次日清晨千篇一律地醒来的生活，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厌倦，一种绝望透顶的疲惫。我的生活即是如此：睡去，醒来；醒来，睡去。单调得可怕，沉寂得可怕。没有任何人打扰我醒来后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睡梦里的生活。尽管，不被人打扰，是我所一直期望的。但一直不被人打扰，却不是我所期望的。也许，我期望的不被人打扰，只是不被我不期望的人打扰。而我期望的被人打扰，也只是被我所期望的人打扰。只是，我期望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出现的人也从不是我期望的。

然而，再低的期望也经不起时间的消磨。我原本不高的期望也随着时光的日渐流逝而慢慢地被侵蚀成无望。一个快要对生活无望的人，活着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我确实还是在无望地活着。由此看来，我活得又是多么的勇敢啊！当活着比死去更痛苦的时候，活着就是一种勇敢；当死去比活着更痛苦的时候，死去就是另一种勇敢。活着和死去即是勇敢的两种崇高表现。此时此刻我所表现的，正是活着的勇敢。而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表现另

一种勇敢——死去的勇敢。那么，我不但是生而无憾，而且是死而无憾了。我的人生大概也可以因此而完满了。

没有人打扰我，源于一直以来我都是将自己设置在免受打扰的状态下。我从不跟陌生人说话，因为心里总是觉得根本没有说话的必要。即便是周遭的熟悉的人，我也还是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支撑我这样行事的理由即是如此：有些人，一直在说话，其实却无话可说；有些人，一直不说话却有话可说，只是不说出来；有些人，一直不说话，你会觉得他高深莫测；有些人，一旦开口说话，你就会觉得他庸俗至极。所以，我从不跟别人说话也从不听别人说话。我从不跟别人说话，是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我从不听别人说话，也还是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当我窥探到当今的人们都是十足的聋子这个骇人听闻的秘密的时候，我就更是这般的偏执、冷漠和孤傲了。我内心的生命之音，永远无法进入他人内心的生命之耳。我左耳的生命之音，唯一能到达的地方也只能是我的右耳罢了。因为他人都是聋子，彻彻底底的聋子。他人聋的不仅仅是耳朵，更是心灵。所以，我们注定无法交谈。因此，我们也根本没有必要交谈。

我的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即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完全受理性支配的奴隶。尽管我可怜的理性在与更可怜的感性的斗争中总是占据上风，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难以抑制的深深的欲望和浓浓的情欲。有谁知道，我压抑那些本能的欲望与冲动总是要比顺从任何一种理性的支配要花费更多的工夫。抑制感官上的快乐，抑制你生命本能的冲动与欲望从来就需要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抑制力与忍耐力。但是，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当你的欲望和情欲慢慢积累，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适时地不可避免地爆发，无论你的抑制力与忍耐力是多么的坚韧不拔。因为欲望与情欲是生命的一种本能，本能是不可战胜的，就跟自然规律是不可战胜的一样。

我的孤独感，我的倾诉欲，我渴望的被倾听感，就在这个寻常

冬日的夜晚，不同寻常地爆发了。

我想说话，发了疯似的想说话。想把我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话语全部倾诉出来，只是我苦于没找到一个能够倾听的对象。我不知道有谁可以听得懂一个人像疯子一般地呓语，也不知道有谁有足够的耐心听一个人像疯子一般地喋喋不休。要知道，疯子从来就不受欢迎，欢迎疯子的场所只有疯人院。而我，无疑是一个疯子，一个侥幸活在疯人院之外的疯子。我与真正疯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只是疯得不那么明显罢了。既然我从不与他人交流接触，那么他人也就永远都发现不了我的疯子病征。疯子的文化从来就与社会的主流文化迥然不同。当你的文化与社会的主流文化有着天壤之别的时候，你就有了成为一名疯子的危险。要是不想在疯人院里郁郁终老，那就只能避免将自己的疯子特质外露。社会的文明就是疯癫到了如此的地步，即不疯癫也成为了疯癫的另一种形式。于是，本身不疯癫的人却被社会的文明疯癫地判定为疯子。有文化的疯子大抵就是由此诞生的，然后经以时间的折磨，就演变成了一个疯得彻底、疯得名副其实的疯子。

好在，我疯得并不纯粹。当我还能这样理性地陈述这些疯人疯语的时候，就足够证明了我的疯狂潜质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都是我，一个又年轻又老、又老又疯的人真实的内心独白。只是此刻的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个一直自言自语的我。我想与他人说话，仅仅是想与他人说话而已。我不在乎与我说话的那个人是谁，也不在乎我与和我说话的人说了什么。我只是想说话，不是与自己说话，而是与他人说话。

可是那个他人在哪里呢？除我以外的人，都是他人，他人遍地都是。可是我究竟要与哪个他人说话呢？又有哪个他人能够耐心地静静地听我说话呢？生活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充满了正在说话的人，但是你却为找不到说话的人而苦恼。

我紧锁着眉头，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学校内网上的在线头像。

看着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网名，我的眉头不由得锁得更紧了，蜿蜒成一道深深的沟壑。这是一个本不该出现在十八岁少女脸上的痕迹，但它几乎成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脸上最具标志性的印记。从那些网名里，你看不到五千年古老文明丝毫的痕迹，你看到的只是新新人类的鲜明的烙印。当野蛮的现代文明征服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胜利者的现代文明人，咀嚼着这胜利的滋味，只觉着牙齿咬破了一只苦胆，胆汁在舌苔上肆意地流淌；我，作为一个古代文明掘墓人的现代人，埋葬这丰富无比而又干枯得可怕的死尸，只觉得眼里肿胀得可以浮起一整只船。

一个叫做“他者”的网名映入我的眼帘。我的视线转瞬之间就定格在这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再也无法向下转移。这样的感觉，即使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之类的词汇也不能形容清楚。

我的眼球瞬间就被“他者”二字吸引了，我的意识也瞬间就被“他者”二字征服了。“他者”二字仿佛是在说一句话：我不是我，我是一个他者。我不知道这个网名叫做“他者”的人是取义于拉康的“他者”理论，还是只是单纯地对“他者”这两个字有着自身的文化定义。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为我提供了足够的与他说话的理由。如果是前者，作为一个几乎连拉康都不知道是谁的大学生群体中的一员，却能知其具体的理论知识，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对他刮目相看。如果是后者，作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崇尚自我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却能向他人投以关注的目光，那么我也没有理由不对他刮目相看。

我迫不及待地想与他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不了解他人是如何与人攀谈的，而我自身又着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想来，说话，不光是能使你的喉咙疼痛，更是能使你的脑袋疼痛的一件事。说话，用的不单单是你的嘴唇，用的更是你脖子上的脑袋。起码你得思考，你的主动搭讪如何保证别人不一开始就对你产生厌烦的情绪，否则你得到的回答很可能就是一种沉默。这可是神经敏感、心灵脆弱的你所万万不能承受的。